

故园芦花醉清秋

刘明礼

“芦花白,芦花美,花絮满天飞。千丝万缕意绵绵,路上彩云追。追过山,追过水,花飞为了谁?大雁成行人双对,相思花为媒。情和爱,花为媒,千里万里梦相随。莫忘故乡秋光好,早戴红花报春晖……”每当听到这首优美的《芦花》,我就莫名涌起一股乡愁。

在我脑海深处,始终珍藏着一幅美丽的画卷:北大洼白花花的盐碱地里,长满茂密的芦苇。每到秋风瑟瑟、树叶飘零的季节,蓝天白云下,成片的芦苇随风起舞,轻盈的芦花如雪白的浪花,荒蛮的盐碱大洼荡漾着诗意的律动。三两个懂事的少年倒骑在牛背上,吹响自制的短笛。时而有雁行自北向南飞过,留下一串“呱呱”的啼鸣……

我少时的青涩时光,便随轴卷在这绝美的画里。印象中,那时的天空似乎比现在清明而旷远。立秋之后,阳光忽然变得悠远起来。村北大洼里浩浩荡荡的芦苇,顶上纷纷吐出了毛绒绒的穗,大

注到了最美的季节。

芦花初放,微微的绿,轻轻的褐,淡淡的黄,如刚刚出壳的小鸟,惹人怜爱不已。渐渐地,芦花变成褚红,再变成褐白,成熟为灰白,随风飘扬。此时的芦花,携着些春的激情,带着些夏的炽烈,在秋日的艳阳下,被微风缓缓吹开了柔情。她娜娜袅袅,姿态轻盈,千娇百媚,风情万种,出落为楚楚动人的蒹葭伊人。

芦花之美带着质朴。她既没有娇艳的色彩,也没有妩媚的姿容;既没有热烈的烂漫,也没有高贵的奢华。但她出尘世而不染,迎萧瑟展芳容。芦花,默默不语,轻轻地飞,漫漫地舞,用她的纯洁质朴装点着世界,渲染了秋色,她的花语是“纯洁”。

芦花之美饱含柔情。飘飞的芦花,轻如鸿羽,柔若无骨,洁白无瑕,透出一股柔软圣洁的光。捧一把芦花偎在脸上,那一缕温柔,似初恋情人的纤纤细手,柔柔的、软软的,让人心里发痒。蓝天白云下,在轻摇起伏的芦苇

上,成片成片飞舞的芦花,如同一群群白蝶,长空漫舞;如同九天仙女撒落的花瓣,与白云相接,为大地罩上一层天然洁白的纱幔,让人感受到一种朦胧之美。

芦花之美充满诗意。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堂。“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芦花在古老的《诗经》里,是曼妙的伊人;“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芦花在征人的心里,是淡淡的乡愁;“钓罢归来不系船,江村月落正堪眠。纵然一夜风吹去,只在芦花浅水边。”在闲人雅士的眼中,芦花是浪漫的情怀。在岁月的长河里,芦花撩拨着一代又一代文人的情愫,尽情地将吟咏的音符嵌入时光。

而在我的意念中,芦花,是我梦里的童年,是人生剪辑过的光影,是故园深处的美好过往。她如一盅陈年美酒,醉了清秋,也醉了我的记忆……

秋的记忆(外一首)

胡巨勇

从外婆的蒲扇里出走,西风捧出天凉水瘦
抡几杆笑声,姐姐就敲落了青枣树上的蝉鸣
把雁影弯成一把镰刀,父亲收获着满仓的瓜果飘香

有桂香的味道,铺满我童年的梦
蟋蟀用歌唱,把母亲灯下缝补的身影
擦亮得越来越清晰

秋天的纺织娘

是季节风情的领颂者
是秋夜舞台的主角
院前窗下弹琴
树荫草丛鼓瑟

没有蝉鸣聒噪
没有蛙声喧闹
纺织娘,这乡村的民间歌手
快乐时,就把

夜色唱成清风明月词
忧愁时,就把月辉吟成秋花流水调
平仄的韵律
临摹着家园的温馨
浓浓的乡音
夜夜在游子的梦里
织夜半的月结霜
织乡愁的露白头

秋风十里(外一首)

张凡修

田园已远
“最后的蟋蟀,刚刚安静”
发芽、凋萎,各安身命。包括一些原本
站累了了的秸秆
也会躺下。秋风十里,每一捧
没来得及

刮走的流水,都往低处流
水向你借过你的影子
退至水的本身。眼前的水永远是流走的姿势
弄乱了细节
那个渐行渐远的人,突然转向
想要,从密林深处逃回来

细草间

细草间的物体
大多身上长有某个坚硬部位
壳、甲、鳞
龟伏,蹲伏,游伏
间或攀爬并依附细土、细水
针尖大的力,会刺中
一棵植株的根部
渗出惨白。以此
从细草间翻出
搁置多年的渔具

碰落的灰,扬起,落下
侥幸、盲从地垂钓
一个新的疆域,新的困顿
以及,芜没的轮回
草木还绿着,玉米秸
还戳在那儿
秋未尽,它们已各自盘算
许多年后会记起今日
渐次湮灭

农家秋色

汤青 摄

石梁珊塘民校的前世今生

吴建芳

何为民校?民校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新生事物,是专门为农村里不识字的农民设立的。因为在旧社会,农村里除地主和部分富户人家的孩子有条件读书外,其余绝大部分农户是没有机会识字的,所以农村的文盲率很高,有些村甚至接近百分之百。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为了提升整个农村的素质,帮助农民快速成长为新社会的优秀建设者,决定利用晚上工余时间,组织农民开展识字活动,这就是民校的来源。

珊塘民校成立于1950年冬,在石梁是属于成立较早的,办学地点设在没收来的老三头洋房屋里,办学方针是“以民教民、学以致用”,办学对象是村里十四岁以上人员^①,想识字的都可以参加。民校师资由各村自行解决,珊塘村首任民校老师是吴明然。吴明然老人今尚健在,已步入九十高龄。据吴明然老人回忆,当年被任命为民校老师时才十九岁,还是个毛头小伙子,刚刚在城里念了二年初中,尚未毕业,但母亲担心独子读书太多,远走高飞够不着,

就派人到学校将他的铺盖强行挑回来,因而中止了学业。虽然初中未完全念完,但他在农村也算是个能识字的秀才了。因此,当村里决定开办民校后,农会主任就立马想到他,让他去当老师,他一口应承了下来。

农会文教委员帮忙一起准备办学工具,将地主家拆下来的一块大匾当黑板,买来农民识字课本发给大家,同时还买了汽油灯、粉笔、黑板刷。老吴回忆说,一切准备就绪后,他一看还缺一个校名,就找来一张红纸,裁成长条,用正楷书写上“珊塘农民业余学校”,贴到屋柱上^②。

民校开办的消息传出后,非常受贫下中农的欢迎,来报名的人很多,大约有四十多人,以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居多,男女都有,男的偏多。大家白天在田里劳动,晚上凑在煤油灯下读书写字,尽管学习很辛苦,但是大家学得不亦乐乎。因为在旧社会,贫下中农是读不了书的,所以他们很珍惜读书的机会,最终坚持下来的大约有二十来人。

这二十来人,经过民校的学习,从目不识丁到掌握1500多个常用字,人生轨迹发生了转折,多多少少改变了命运:有十年后当上村支部书记的,有外出经营自记账目的……大部分都成为了村里的骨干,还有两位女同志识字后能给在外地工作的丈夫写信。

总之,识字为他们赢得了新机遇,带来了新生活。

1952年,珊塘村民校被石梁政府评为先进民校,老吴也被评为扫盲积极分子,并被推荐到县民师学习班学习。学习结束后,他被留在县文教局扫盲办公室,成为一名扫盲干部。

随着年轻人中文盲越来越少,加上正规学校逐步在各村开办,民校完成了特定时期的历史使命,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逐渐淡出历史舞台,直至消失。

注:①十四岁以下的可以进正规学校上学。

②“珊塘农民业余学校”校名现仍留在当时办学的老屋屋柱上,只是岁月流逝,字迹已经斑驳。



南瓜熟了

李海波 摄